



忠王
李秀成

庐山著 重庆出版社



忠王李秀成

庐山著

重 庆 出 版 社

一九八五年·重庆

封面设计：乔楠

忠王李秀成

庐山著

重庆出版社出版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）
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
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2.25 插页2 字数243千
1985年1月第一版 1985年1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1—93,500

书号：10114·132

定价：1.29元

内 容 简 介

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革命战争。它历时十四年，扩及十八省，动摇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，沉重打击了外国侵略者。

李秀成是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之一。他出身贫农，参加太平军后屡建战功，被擢升为副掌率、后军主将，后又被封为忠王。一八六四年天京陷落，突围后在城郊被俘，写供状数万言，提出“收齐章程”，终为曾国藩所杀。

本书以李秀成被俘前的经历为主线，描写了自杨韦事件至天京陷落的全部过程，是一幅气势磅礴的农民战争的历史画卷。作者熔真实与虚构的人物于一炉，革命与爱情交织，忠诚与奸佞互见。故事情节如波澜起伏，叩人心弦，催人泪下。

引子

午夜，万籁俱寂。天京城里一片漆黑，各府、馆、衙的门洞里高悬的灯笼散发出昏暗朦胧的灯光。北王韦昌辉隐身在汉西门大街后街的屋隅处，睁大眼睛瞪着几丈之外的东王府的望楼^①。他的三千精锐部队已进入了指定位置，东王府的出口及附近的道路要隘也被他的同谋、燕王秦日纲的部队暗中占领了。眼看这场蓄谋多年的叛乱即将付诸实现，北王的嘴角掠过一丝冷笑。他焦灼地等待着——晚一会下手，遇到的抵抗和意想不到的麻烦也许会小得多。这时，一个黑影幽幽飘来，韦昌辉迫不及待地低声喝问道：

“怎么样？”

北殿右二十承宣许宗扬伸长脖子咽了口唾沫，用力点了点头。

韦昌辉觑了望楼一眼，冲秦日纲一挥手，贴着墙迅速向前移动。到了望楼外的墙边，他朝许宗扬一摆下颔，许宗扬会意地咧咧嘴，抽出腰刀啣在嘴里，抱着墙边的那棵桂树便

^① 望楼：太平军的瞭望楼，木质，三层，高约五丈。

往上攀。只见他摇晃着身子越爬越高，猛一窜跃上墙头，又翻身一滚，便消失在黑暗中。韦昌辉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咚咚直跳。过了半晌，没听到东王府里有动静，这才轻轻地喘了口气。

两个多月前，太平军在东王杨秀清的统率下，一鼓荡平了围困天京三年多的清军江南大营。这是建都天京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，朝野上下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。杨秀清趁势要挟天王洪秀全封自己万岁。权重逼主，洪秀全万般无奈，只得允诺在杨秀清生日之际举行加封仪式。连日来东王府的官员和王娘们在筵宴和“登基”预演的漩涡中旋转着。每每想到十几天后将从“九千岁”陡增到“万岁”，杨秀清的心底便腾起一股按捺不住的欢悦之情。韦昌辉看准了东王此时昏昏然的心理，毅然采取了行动。他要取东王而代之，甚至也想过一过“万岁”瘾。

一阵仲秋的微风吹来，把桂花的馨香送进韦昌辉鼻中。他仰头看看那棵黑魑魑的桂树暗自庆幸：月牙深藏在遥远的天穹后面，连一颗小星也没有。天助我也。

突然，从东王府的大门里传来了细微的声响。北王紧张起来，难道许宗扬惊动了东王的参护？他神经质地扭头张望一番，心里暗忖：万一事情不得手，怎办？——他只有这三千精兵，加上燕王秦日纲所部几千人，也绝不是东王的手。全天京城都在东王的统辖之下哩……燕王朝他身边走过来，连喘气的声音都粗了许多。北王攥紧眉头，鄙夷地膘了他一眼，歪着头想了想，竭力压下自己心头的恐惧，说：“日纲

老弟，我们是奉二兄^①的密诏来诛杀叛党的，别怕。”他紧紧攥住刀柄，给自己壮胆。

猛然间东王府的大门“吱吱”地响了起来。冷汗把内衣紧贴在脊背上，北王下意识地打了个寒战。

东王府大门洞开，许宗扬浑身血淋淋的，跳出来朝这边招了招手。韦昌辉双眼冒火，压着嗓门喝道：

“上！”

他头也不回地快步扑过去，带着许宗扬和一队贴身参护直逼东王寝宫。事到临头，秦日纲也不暇细思心中的疑虑：“天王‘密诏’杀东王，为什么北王始终不肯把‘密诏’给我看呢？”人流刷刷地往里涌，他一跺脚，“顾不得了！”径直朝里冲去。

北王熟门熟路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插到东王寝宫门前。厮杀声和兵器撞击声滚滚如雷。一名值夜的女侍被惊醒了，还没来得及张口，北王就嚓地一刀把她劈成两半。他跃过尸体一脚踹开寝宫大门，挥刀掀翻了室内那盏最明亮的荷花灯座。东王在骤雨般的轰响声中从“万岁梦”里醒来，透过珍珠串成的帘子，迷惘地观察着帐外：杀气腾腾的北王正站在他的床前。他没有去想北王是怎么从江西前线突然回来的，眼前发生的事和外面的喊杀声已说明了一切。正当北王扬刀砍断珠帘时，东王抱起身旁的王娘，大吼一声，朝韦昌辉掷去。北王偏开身子躲过，杨秀清趁势蹦下床来，一个箭步过去把壁

^① 二兄：洪秀全自称上帝第二子。金田首义诸王也按此排列，杨秀清排四，都是耶稣的兄弟，故有“二兄”、“四兄”之称。

上的宝剑抢在手中。他挺着剑赤条条地站在屋当央，眨眼看着面前这群既熟悉又陌生的弟兄们。现在他已成了砧上之肉，完全丧失了自卫的能力。室外，男人激怒的吼声和女人凄厉的尖叫交混在一起。东王周身布起鸡皮疙瘩，他从未感到手中之剑有如今日这般沉重。韦昌辉瞄着东王手中寒光闪闪的刃锋，向后退了几步。

东王哑着嗓子问：

“昌辉老弟，你我金田起事，和衷共济，生死相依，今日何以兵戎相见？”

北王见自己的弟兄渐次对东王形成了包围圈，耸了耸肩说：

“四兄，小弟奉二兄之命，也是身不由己呀！”

“二兄之命？”

“二兄‘密诏’小弟来天京，说是四兄要篡权，令杀四兄以示天下。小弟……”

说着将剑交给左手，抬起右臂拭起泪来。

东王狐疑地打量着韦昌辉那张白瘦的脸，但视线被北王的手臂遮住了。

“四兄，”北王喊道：“小弟真是进退难做人……二兄说，你每次出门都要盛陈仪仗，用几十对大锣开道，几十对凤虎鹤旗前导，在几十对绒彩鸟兽后面还要舞动洋绉制成的五色龙，鼓乐声震动了天京城……以致天京百姓都不知道还有天王，……”

韦昌辉越说越快，声音也越来越高，把东王置于受审的

地位。杨秀清被深深地震惊了。室外械斗激烈，还伴有枪声。东王挺挺胸，那只瞎了的左眼仿佛也迸射出灼灼的光。他知道大势已去，但又不甘心就此受戮。他窥测着，移步向北王靠拢：只要挟北王为盾，自己就有一线生机。

突然，韦昌辉大叫一声：“小弟肚肠嫩^①，卷进了二兄和四兄的冲突之中。不杀四兄，二兄不依；杀了四兄，小弟又于心不忍。罢，罢，罢！今日之事不能两全，小弟唯有一死以谢二兄、四兄了！”

喊罢举剑便要自刎。东王见事有转机，垂下手中剑，抢步上前扶定北王。刚要开口，韦昌辉翻腕一剑，直透杨秀清胸膛。东王惨叫一声，双手抱定北王的剑刃，嘴里喷出一股鲜红的血水。韦昌辉咬牙切齿地说：

“杨贼篡位，死有余辜，罪当千刀万剐！”

许宗扬等人呼啸上前，争先恐后地将东王乱刀砍死。韦昌辉用剑尖戳了戳地上东王那血肉模糊的尸体，咯咯地笑起来。这时，燕王秦日纲也率领着一群血人吆喝着一拥而入。到处是血，一切都被血染红了。北王扬起脸，瞄着五彩缤纷的望板，爆发出一阵痉挛般的大笑。

两个时辰后，天京城尸骸横陈，东王和北、燕二王属下的一些弟兄在空前激烈的短兵相接后躺在血泊之中。许许多多的无辜百姓也成了变乱的牺牲品。杀红了眼的北、燕二王的弟兄们滥施淫威，肆无忌惮地杀戮着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人

① 肚肠嫩：广西方言，意为没经验。

们。那些尚未咽气者发出了痛苦和绝望的呻吟……尸山血海，天京城喘不过气来了。

东方刚露出一抹曙光，小规模接触还在各处进行，北王就派出大批弟兄驰向全城四面八方，贴出“天王诏旨”：

……朕令北王韦昌辉诛杀意欲篡位之东贼。然昌胞使无辜臣民受戮，朕心殊为不忍，为惩其罪，定于后日午时在天朝门外广场重鞭北王……

“诏旨”给东王残部和心有余悸的天京臣民带来了希望。他们企足叨念着：天王终究是圣明的啊！……

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二十九日^①巳时，一群虎彪彪的弟兄将反绑着的韦昌辉押上街来，沿途还反复高声诵读着“天王诏旨”。东王余部五千多名精疲力竭的弟兄彻底消除了顾虑，流着泪涌上街头，按照天王的旨意顺从地放下武器，前往天朝门。他们齐集在东、西朝房里，看着跪在天台前的北王，等候天王万岁驾临，心中搅动着一股说不出的滋味。从前天午夜到现在，真象是做了一场恶梦……

云层里雷声轰轰隆隆，一阵紧似一阵。不一会，黄豆大的雨点稀稀疏疏地落下来，劈叭劈叭溅起一团团黄色尘埃。

^① 太平天国以干支纪年，但改“丑”（讳言“丑”）为“好”，改“亥”（讳言“害”）为“开”，改“卯”（讳言“有”）为“荣”。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为公元一八五六年九月四日，清咸丰六年八月六日。本书沿用太平天国纪年，偶有例外，可参阅书中内容。

紧跟着一个霹雳，大雨瓢泼，砸在地上激起迷雾般的水花。

天气骤变，天王万岁不能亲临行刑现场了。雾障中那几个行刑的弟兄挥舞着皮鞭狠抽着北王裸露的脊梁。北王匍伏在地，翻滚着，发出声声惨烈的呼号，高叫着“天父天兄天王万岁，昌辉知罪了！”聚在东、西朝房里的一部份软心肠的弟兄不忍听这撕心裂肺的惨叫，目睹着蜷缩在泥水里奄奄一息地抽搐着的北王，想冲出去替他求情。但他们刚跨出门，就被穿着镶黑边马夹制服的北王府的参护们拦住了。撼人心魄的惊雷裹着闪电，“喀喇喇——”，屋宇震动。朝房里不知谁起头喊了一声，紧接着几千弟兄的声浪冲出户外：

“天父天兄天王万岁啊——！”

骤雨、雷鸣和一片动地而起的喊杀声淹没了这惨厉的哀号：预先埋伏在周围的士兵们在秦日纲和许宗扬的率领下席卷而来。朝房里东王所部的弟兄们惊呆了，象一群被赶进屠宰场任人宰杀的牲畜。顿时，人头、手臂、大腿遍地，血水、泪水、雨水成河。北王在他的亲信弟兄的搀扶下站起来，扬脸对着暴怒的天空，张开双臂发出一阵狂笑……

篡权的最大障碍——东王已被送回到上帝那里，北王十分开心。但他心里还另有忧虑：如果得不到重兵在握、谋略极深的翼王石达开的支持，一切仍将成为泡影。

许宗扬进来，附在他耳边说了几句什么。韦昌辉脸色大变。燕王闻言也大吃一惊。

过了好一会，秦日纲自慰道：“翼王从湖北洪山日夜兼程赶回来，只带了曾锦谦、张遂谋等几个爱将和贴身参护，看

来不象发难。”

“那么他为什么要连夜入宫见万岁呢？”北王手抚额际苦苦思索了一阵，然后猛地抬起头来：“不管怎么说，摆下鸿门宴，先礼后兵，见机而作！”

……宴会进行了半个时辰，翼王只是默默地坐着，不吱一声，甚至连头都很少抬起。曾锦谦、张遂谋分坐翼王两侧，手按剑柄看定北王。韦昌辉捻着稀疏的胡须，不时打量着翼王一行。他煞费苦心地想：洪秀全到底跟石达开说了些什么呢？

“唉，”北王叹了口气，费力地吐出了这么一句话：“达开第一路辛苦……”

翼王抬起头来，眼光从韦昌辉和秦日纲脸上扫过，竭力克制着内心的愤怒，突然问道：

“北王殿下还记得金田起事、永安突围么？”

秦日纲面呈愧色，韦昌辉却陡地沉下脸来。不等回答，翼王又说：“清妖道光三十年，殿下为浔州妖将李殿元抓获下狱，备尝鞭笞毒刑。开释后又遭其追捕，是东王助殿下武装抗拒，方得无恙。尔后东王统兵，所向披靡，直捣南京。倘无东王，我等能有今日？……”

北王尴尬极了，脸上红一阵白一阵。他怕继续说下去将使他的军心动摇，忙截住石达开的话锋喊道：

“清子，上羊肉羹！”

一个盘着高高发髻，头戴绣花纱罗围帽的女承宣官应声

而上，款款上前将一碗冒着热气的羊肉汤摆在翼王面前，声音轻柔地说：

“殿下，请用羊肉羹。”

她把“羊肉”二字咬得很重，翼王不禁侧目看了她一眼。她迎着翼王投来的一瞥，扬了扬右眉梢上那颗玛瑙般透明的红痣，又低头看了看那碗羊肉羹。那乳汁般醇厚的汤汁面上浮着几丝葱花、辣椒，色香俱佳。

“达开老弟，这是你最喜爱的食物，为兄特为你备下的，望弟聊洗征尘。”北王佯作殷勤地说，“清子，小心侍候翼王殿下！”

清子双手捧起碗，背对北王，轻声慢语地说：“殿下，请用！”说着蹙起眉尖，不易察觉地摇摇头。

细心的翼王觉得蹊跷，心中微微一动，沉默片刻，说：

“一路鞍马劳顿，饮食欠佳，且时下也非吃此物的季节。恕达开不能从命。”

翼王将身子朝前倾了倾，就势闻了一闻。那碗羊羹并无膻气，反倒有股说不出的异味扑鼻而来。“羊”者杨也——这个念头在石达开的脑际倏地闪过。他感到一阵恶心，忿然说道：

“即使东王其罪当诛，数万军民百姓又何罪之有？而今从西水关到下关江口皆为尸体堵塞，水流不通，江河变色。天朝义兵自金田起事，定鼎天京，可谓欣欣向荣，岂料断送于萧墙之祸？！……”

韦昌辉感到无地自容了。他霍地站起来，正打算举手发

出暗号，只见眼前人影一闪，张遂谋已执剑逼到他跟前。与此同时，曾锦谦也跳到了秦日纲身边。北王猛一怔，他的眼球飞快地闪动了几下，举起的手顺势搔搔后脑勺，呵呵一笑：

“达开老弟，哈哈……这是干什么？呵！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“北王殿下，让你的弟兄们立即停止扰乱。达开愿与殿下协力，恢复京内秩序！”

“好，好好。”北王收住笑，正色说：“不过有一条件……”

“只要达开能办到。”

“能，完全能。”

“望殿下赐教。”

“杨逆之弟杨辅清现在老弟军中，昌辉请诛该逆！”

“殿下差矣。辅清作战勇猛，日后定是国家栋梁，达开实难从命！”翼王铁着脸冷冷地回答。

“好！”北王咬咬牙，憋足劲迸出两个字：“送——客——”

翼王迅速走近北王，扼住他的手腕，又过去攥紧燕王，以威迫的语气说：

“有劳二位殿下。”

张遂谋和曾锦谦紧挨在北、燕二王身边，杀气腾腾地朝外走。

看着翼王等人远去的背影，韦昌辉目眦尽裂，眼中怒火四溅。半晌，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：

“不杀石逆，后患无穷啊！”

秦日纲沉思地点着头。他感到后悔和害怕。他懊悔自己轻信了北王的话，以为东王真的要杀天王万岁，糊里糊涂地参与了这场暴乱，而今骑虎难下，只得唯北王之命是从，鞍前马后跟着瞎折腾。他的长脸上象是挂着一副面具，死气沉沉的……

翼王从容地缓辔前进，一任战马信步踢踏。他仿佛在专心欣赏马蹄踏在青石街道上的有节奏的声音。张遂谋和曾锦谦不时警觉地看着身后，以防北王暗算。每经过一个巷口，他们都警惕地握着剑，侧过身子监视着深深的巷弄。

天已经放黑了，他们的马匹时常被横七竖八的尸体磕绊着。旧历七八月份，白天温度较高，夜幕降临后，血腥气和人体的腐臭卷着腾腾热气迎面扑来，令人作呕。马蹄踩在一个死人的头颅上，发出“扑嗤”一声响。翼王从沉思中醒来，把自己的打算低声告诉了张、曾二人。正当翼王和他的两员心腹爱将按计划在路口分道时，背后响起了一阵急骤的马蹄声。三人忙往路旁一闪，拔出宝剑，屏息注视着马蹄响处。从声音上判断，来者只有一人。翼王的浓眉抖了几下，轻声喝道：“截住他。”三匹马一字排开拦在路中间。不出所料，来者果然是单人独骑。及至驰近，翼王诧异地叫出声来，

“清子？”

清子猛勒马缰，上身往前一冲，很快又直起身来，气喘吁吁地说：

“北王和燕王正在点兵，企图下殿下的毒手。殿下，你快点走吧，晚了就设法出城了。”

翼王冷静地听着，不动声色地审视着清子。她那焦灼而坦直的眼神是真诚的，联想到刚才宴席上的情景，没有丝毫理由怀疑她。翼王没想到事情的变化竟这么快，连一点回旋的时间也没有了。

清子急得差点掉下泪来，拖着哭腔喊道：

“殿下，清子之母死于北贼刀下，家父下落不明，北贼又强迫我认其为父。几年来清子忍辱负重，以期报仇。不料这次事变来得太突然。殿下，这国恨家仇啊……”

她拔出短剑对准心窝，厉声喊道：“殿下快走！”
石达开手起一剑，把清子的兵器打落马下，镇定地对张、

增二人说：

“按原计划行事，快！”

“殿下！”二人焦躁地喊道。
“不用多说，去吧。”翼王转脸看着身旁这个娇弱的姑娘，充满感激地说：“清子，随我一起进宫面奏天王万岁吧。”

“不。”姑娘果断而固执地回答。“北贼所惧，仅殿下一人。殿下赶快脱身出城，率弟兄们进京勤王。殿下，天京百姓望穿秋水，只盼殿下回来。至于谒见万岁之事，清子义不容辞。”

“可是你怎么进天王府呢？”翼王犹豫了。

“击天鼓！”清子想了想，说。

“不，北奸发现反倒不妙。”

“殿下置亲人性命于不顾，大义凛然，清子区区贱体又何足虑。殿下只管放心去吧。”

翼王的眼睛有点发涩了：好一个深明大义の姑娘！她那颗刚毅果决的心是值得信托的。他略一思索，伸手摘下头上的风帽，嘱咐道：

“这风帽上有本藩王号。拿着它，从太平桥边门进去。那里的参护看到这顶风帽就会领你去见万岁的。昨夜我跟天王万岁约好，有急事便由此小门出入。”

清子接过风帽，左手小心地把风帽抱在胸前，右手一抖缰绳，激动地喊了声“殿下保重”，头也不回地策马驰去，一霎间便被浓重的夜色吞没了。

翼王送走三人后，心潮难平：曾、张二人回府，料也抵挡不住北、燕二王如狼似虎的部队，但愿二人能赶在韦昌辉和秦日纲下手之前到达。他深深地叹了口气，遥祝年过古稀的老母和妻儿家小平安。他眷恋地朝王府的方向看了一会，带着绞心割肉般的痛楚直奔小南门而去，止不住的热泪顺着他的面颊滚落下来……

此刻，翼王府正遭到一场劫难。北王、燕王破釜沉舟，干脆血洗翼王府。他们在翼王府里里外外严密搜索了一阵，不见石达开踪影。秦日纲张开扁阔的大嘴，结巴了半天，方才说：

“翼王脱逃……如何是好？……”

这时，许宗扬将翼王的老母和王娘押了过来。韦昌辉举起血淋淋的刀“哗哗”两下，挑撕开翼王娘的外衣，也瞥眼淫猥地看着那冰清玉洁的肌肤。翼王娘不堪凌辱，身子往前猛一扑，剑尖深深地插进了她的胸膛。韦昌辉先是一愣，继而